冊府元龜

七百四十五之七

二百廿四

漢書門 類
五三四五 號
二七 函
二 架
三〇〇 冊

内閣文庫
漢書 類
五三四五 號
三〇〇 冊
一〇 架
三六五 函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5345
冊數	300 (224)	
函號	365	6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淺草文庫

陪臣部一十五

有詞第二

聲子宋大夫通使於晉（爲國通晉事魯襄公二十六年）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故事）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杞梓皆木名）雖楚有材晉實用之（言楚亡臣多在晉）子

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夫謂晉）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歸生聲子名）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從之亡也）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殄盡也瘁病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不經不用常法）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言殷湯賞不僭差刑不濫濫不敢怠解自寬假故能爲下國所命爲天子）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樂行賞而憚用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順天時）是以將賞爲之加膳加膳則飫

賜（飫饜也酒食賜下無不饜足所謂加膳也）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爲之不舉不舉則徹樂（不舉盛饌）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爲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療治也所謂楚人不能用其材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在文十四年）晉人賞諸戎車之殿以爲謀主（殿後軍）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窕易震蕩也若多鼓均聲以夜軍之（均同其聲）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成公六年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侵沈）

獲沱子八年復侵楚敗申息獲申麗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爲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大夫不善是也不是其曲直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鄐鄐晉邑以爲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在成十八年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簡擇蒐閱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次舍也焚舍示必死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欲使楚知之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在元年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爲也楚東小國及陳見楚不能救彭城皆叛五年楚人討陳侯故殺令尹子辛子反與子靈爭夏姬子靈巫臣而雍害其事子反亦雍害巫臣入使得取夏姬子靈奔晉

晉人與之邢邢晉邑以爲謀主扞禦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使其子狐庸爲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駕棘皆楚邑譙周鄭縣東北有棘亭楚罷於奔命至今爲患則子靈之爲也事見成七年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若敖亂在宣四年苗晉邑以爲謀主鄢陵之役在成十六年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言楚之精卒惟在中軍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塞井夷竈以爲陳欒范易行以誘之欒書時將中軍范爕佐之易行謂簡易兵備欲令楚貪己不復顧二穆之兵中行二郤必克二穆郤錡時將上軍中行偃佐之郤至五新軍令此三人分良以攻二穆

之兵楚子重子辛皆出穆王故曰二穆 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四萃四面集攻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熸（夷傷也吳楚之間謂火滅為熸）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為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言楚亦不以為意）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以舉才能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為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椒鳴伍舉子傳言聲子有辭伍舉所以得反子孫復仕於楚）

向戌宋大夫如晉請弭諸侯之兵（魯襄公二十七年）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使諸侯從晉楚者更相朝見也）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不能勝而使之）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請齊使朝楚）

游吉鄭大夫鄭伯使游吉如楚（魯襄公二十八年）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君謂鄭伯）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驛奔問諸晉而以告（問鄭君應來朝否）子大叔（即游吉也）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休福祿也）此君之憲令而

小國之望也（憲法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聘用乘皮束帛）以歲之不易聘於下執事（言歲有饑荒之難故鄭伯不得自朝楚）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棄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其後鄭伯如晉（魯昭公二十四年）子大叔相（相謂相其儀）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嫠不恤其緯（嫠寡婦也織者嘗苦緯少寡婦所宜憂）而憂宗周之隕爲將及焉（恐禍及已）今王室實蠢蠢焉（蠢蠢動擾貌）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缾之罄矣惟罍之恥（罍大器缾小器嘗禀於罍者而所受罄盡則罍爲無餘故耻也）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宣子韓起）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其後葬晉頃公（魯昭公三十年）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蟜送葬（在襄十五年）今吾子無貳何故（弔葬共使）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共其時命（隨時共所求）字小在恤其所無以敝邑居大國之間共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之患豈忘共命（言不敢忘共命以所備御者多不及辦之）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

夫送葬唯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間先君有所助執紼矣（紼輓索也禮送葬必執紼）若其不間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不得加先王禮數）大國之惠以慶其加（慶善也謂善其君自行）而不討其乏明底其情（底致也）取備而已以為禮也靈王之喪（在襄二十九年）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少年少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盇從舊（盇何不也）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唯大夫圖之晉人不能詰

蹶繇吳子弟也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魯昭五年）薳射以繁揚之師會於夏汭（會楚子）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于瑣（瑣楚地）聞吳師出薳啓彊帥師從之（從吳師也）遽不設備吳人敗諸鵲岸（廬江舒縣有鵲尾）楚子以馹至於羅汭（馹傳也羅水名）吳子使蹶繇犒師（犒勞）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為之備尚克知之（言吳命龜如此）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歡焉好逆使臣滋敝邑休怠（休解也）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馮怒（馮盛也）虐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吳知所備矣敝邑雖羸若早修完（完器）

備其可以息師息楚之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
是卜豈爲一人使臣獲釁軍皷而敝邑知備以禦不
虞其爲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言嘗卜一臧
一否其誰能嘗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邲城濮戰楚卜吉其效乃在
邲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言吳有報楚意乃弗殺
遠啓疆楚大宰楚子成章華之臺魯昭公七年願與諸侯
落之宮室始成祭之爲落臺今在華容城内遠啓疆曰臣能得魯侯遠
啓疆來召公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曰
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炤臨楚國鎮撫其社稷
以輯寧爾民嬰齊受命于蜀蜀盟在成二年衡父公衡奉承以來

弗敢失隕而致諸宗祧言奉承公此語以告宗廟曰我先君共王
引領北望日月以冀冀魯朝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四王
共康郟敖及靈王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臨我喪襄公二十八年如楚
臨康王喪孤與其二三臣悼心失圖在哀喪次社稷之不皇況
能懷思君德皇暇也言有大喪多不暇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
趾足也寵靈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旣
受貺矣何蜀之敢望言但欲使君來不敢望如蜀復有質子其先君鬼
神實嘉賴之豈唯寡君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問魯
見伐之期寡君將承質幣而見于蜀以請先君之貺請問之二
公如楚

子服惠伯魯大夫季孫在晉 為晉所執 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 私與之語魯昭公十三年 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為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瘳於晉 瘳差也 親親與大賞共罰否所以為盟主也子其圖之諺曰臣一主二 言一臣必有二主道不合得去事他國 吾豈無大國 言非獨晉可事 穆子告韓宣子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為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 老尊卿稱 若猶有罪死命可也 死晉命也 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命也何免之為請從君惠於會 欲得盟會見遣不欲私去 宣子患之謂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對曰不能鮒也能 鮒叔魚 乃使叔魚叔魚見季孫曰昔鮒也得罪於晉君自歸於魯君 蓋襄二十一年坐叔虎與欒氏黨并得罪 微武子之賜不至於今 武子季平子祖父也 雖獲歸骨於晉猶子則肉之敢不盡情歸子而不歸鮒也聞諸吏將為子除館於西河 西使近河 其若之何且泣 泣以信其言 平子懼先歸惠伯待禮

晏嬰齊大夫聘吳吳王問曰君子之行何如對曰君順懷之政治歸之不懷暴君之祿不居亂國之位君子見兆則退不與亂國俱滅不與暴君偕亡嬰又使楚楚王聞之謂左右曰齊遣晏子使寡人之國幾至

矣左右曰晏子天下之辯士也與之議國家之務則不如也與之論往古之術則不如也王獨可以與晏子坐使有司束人過王王問之使言齊人善盜故束之是宜可以困之王曰善晏子至即與之坐語圖國之急務辨當世之得失再舉再窮王默然無以賣居有間束徒以過之王曰何爲者也有司對曰是齊人善盜東而詰吏王欣然大笑曰齊乃冠帶之國辯士之化固善盜乎晏子曰然物固有之王不見夫江南之樹乎名橘樹之江北則化爲枳何則地土使然乎夫人處齊之時冠帶而立儼有伯夷之廉今居楚而

善盜意土地之化俗使然乎王又何怪乎

祝佗衛大夫劉文公會諸侯伐楚（魯定公四年）將會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子行敬子衛大夫）曰會同難宜（難得）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嘖至也煩言分爭）其使祝佗從公曰善乃使子魚（子魚即祝佗）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共二職）徼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隸賤臣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社稷動謂國遷）君以軍行祓社釁鼓（師行先有事祓禱於社謂之宜社於是殺牲以血塗鼓鞞爲釁鼓）祝奉以從（奉社主也）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謂朝會）君行師從（二千伍百人）卿行旅從（伍百人）臣無事焉公曰行也

及皐鼬將盟（將盟）將長蔡於衛（欲令蔡先衛）衛侯使祝佗私於萇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萇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蔡叔周公兄康叔周公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蕃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尹正也）於周爲睦（睦親厚也以盛德見親厚）分魯公以大路大旂（魯公伯禽也此大路金路錫同姓諸侯車也交龍爲旂周禮同姓以封）夏后氏之璜（璜美玉名）封父之繁弱（封父古諸侯也繁弱人弓名）殷氏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醜衆也）以法則周公用卽命于周（卽就也使六族就周受周公之法制）是使之職事于魯（共魯公之職事）以昭周公之明德（昭顯也）分之土田陪敦（陪增也敦厚也）祝宗卜史（大祝宗人大卜大史凡四官）備物典策（典策春秋之制）官司彝器（官司百官也彝器常用器）因商奄之民（商奄國名也與四國流言或逆散在魯皆令卽屬魯懷柔之）命以伯禽（伯禽周公世子時周公唯遣伯禽之國故皆以付伯禽）而封於少皥之虛（少皥虛曲阜也在魯城內）分康叔（康叔衛之祖）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少帛雜帛也綪茷大赤取染草名也通帛爲旃析羽爲旌）大呂（鍾名）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畛塗所徑也略界也武父衛北界圃田鄭藪名）取於有閻之土以共王職（有閻衛所受朝宿邑蓋近京畿）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爲湯

沐邑王東巡守以助祭泰山聃季受土聃季周公弟司空陶叔授民陶叔司徒
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康誥周書殷虛朝歌也皆啓以商政疆
以周索皆魯衛也啓開也居殷故地因其風俗開用其政疆理土地以周法索法也分唐
叔唐叔晉之祖以大路密須之鼓密須國名闕鞏甲名沽洗鍾名懷
姓九宗職官五正懷姓唐之餘民九宗一姓爲九族職官五正五官之長命以
唐誥而封於夏虛唐誥誥命篇名也夏虛大夏今大原晉陽也啓以夏政
疆以戎索亦因夏風俗開用其政大原近戎而寒不與中國同故自以戎法三者皆
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
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啓商惎間王
室惎毒也周公攝政管叔蔡叔開道紂子祿父以毒亂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

蔡蔡叔周公承王命以討二叔蔡放也以車七乘徒七十人與蔡叔車徒而
放之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爲周公臣
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命爲蔡侯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
考之違王命也胡蔡仲名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
母弟八人周公爲大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五
叔無官豈尚年哉五叔管叔鮮蔡叔度成叔武霍叔處毛叔聃也曹文之昭
也文王子與周公異母晉武之穆也武王子曹爲伯甸非尚年也
以伯爵居甸服言小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爲踐土之
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踐土昭陵二會經書蔡在
衛上霸主以國大小之序之子魚所言盟歃之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文公

魯申(僖公)衛武(叔武)蔡甲午(莊侯)鄭捷(文公)齊潘(昭公)宋王臣(成公)莒期(茲丕公也齊序鄭下周之宗盟異姓爲後)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略(略道也)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萇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

叔孫武叔魯大夫也定公十年郈宰侯犯以郈叛武叔懿子圍郈弗克是年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郈武叔聘于齊(謝致郈也)齊侯享之曰子叔孫若使郈在君之他竟寡人何知焉屬與敝邑際故敢助君憂之(以致郈德叔孫)對曰非寡君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猶以爲也)敢以家隸勤君之執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爲寡君賜(言義在討惡非所以賜寡君)

大宰嚭陳大夫吳夫差侵陳(魯哀公元年)斬祀殺厲(神祀位有壇樹者厲疫病吳侵陳以魯哀元年秋)師還出竟嚭使於師夫差謂行人儀曰是夫也多言盍嘗問焉師必有名人之爾斯師也者則謂之何(大宰行人官名也夫差吳子光之子盍何不也嘗猶試也夫差修舊怨庶幾其師有善名)大宰嚭曰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二毛(獲謂係虜之毛鬢髮班白)今斯師也殺厲與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欲微攻之故其言似若不審然正言殺厲重人)曰反爾地歸爾子則謂之何(子謂所獲民臣)曰君王討敝邑之罪又矜而赦之師與有無名乎(又微勸之終其意吳楚僭號稱王)

子服景伯魯大夫魯哀公七年會吳于鄫（吳欲霸中國）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是時吳過宋得百牢）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晉大夫范鞅也在昭二十一年）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有當數）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淫過也）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上物天子之牢以為天之大數也天有十二次故制禮象之）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違周為背本）不與必棄疾於我（捨棄由疾來代）伐乃與之其後哀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十三年）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率侯牧以見於王（伯王官伯侯牧方伯）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伯諸侯長）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為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為伯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於吳八百乘若為子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吳（半邾三百乘）而如邾以事晉（如邾六百乘）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謂景伯欺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何景伯名）將以二乘與六

人從遲速唯命遂囚以還及戶牖（戶牖陳留外黃縣西北東昏城是）謂大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有職於祭事）自襄以來未之改也（魯襄公）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言魯祝宗將告神云景伯不會坐爲吳所囚吳人信畏故以是恐之）且謂魯不共而執其賤者七人何損焉大宰嚭言於王曰無損於魯而秖爲名（適爲惡名）不如歸之乃歸景伯

子貢孔子弟子哀公七年吳大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大宰嚭曰國君道長（言君長大於道路）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爲禮畏大國也（畏大國不敢虛國盡行）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旣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臝以爲飾豈禮也哉有繇然也（大伯周大王之長子仲雍大伯弟也大伯仲雍讓其弟季歷俱適荊蠻遂有民衆大伯卒無子仲雍嗣立不能行禮致化故效吳俗言其權時制宜以辟災害非以爲禮也端委禮衣也）反自鄫以吳爲無能爲也（棄禮知其不能覇也）十二年公會吳于槖皐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尋鄫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周固）故心以制之（制其義）玉帛以奉之（奉贄）言以結之（結其信）明神以要之（要以禍福）寡君以爲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

尋也亦可寒也（尋重也寒歇也）乃不尋盟十五年子服景伯如齊子貢爲介陳成子館客（使景伯子貢就館）曰寡君使嘗告曰寡人願事君如事衛君（言衛與齊同好而魯未肯）景伯揖子貢而進之對曰寡君之願也昔晉人伐衛（在定八年）齊爲衛故伐晉冠氏喪車五百（在定九年冠氏陽平館陶縣）因與衛地自濟以西禚媚杏以南書社五百（二十五家爲一社籍書而致之）吳人加敝邑以亂（在八年）齊因其病取讙與闡（亦在八年）寡君是以寒心若得視衛君之事君也則固所願也成子病之乃歸成（病其言也）

王孫苟吳大夫吳王夫差會諸侯于黃池（魯哀公十三年）既退乃使王孫苟告勞于周（勞功也）曰昔者楚人爲不道不供承王事吾先君闔廬不貰不忍（貰赦）被甲帶劒挺鈹搢鐸（挺拔搢振）以與楚昭王毒逐於中原柏舉（柏舉戰在魯四年毒暴也中原原中）天舍其衷（衷善也言天舍善於吳）楚師敗績今齊侯任不鑒于楚（任齊景公孫悼公之子簡公任也不鑒不以楚敗爲鑒戒）又不供承王命夫差不貰不忍被甲帶劒挺鈹搢鐸遵汶伐博（博齊別都）簦笠相望於艾陵（簦笠備雨器也相望言不遠艾陵之戰在上傳曰五月克博至嬴）天舍其衷齊師還（言敗而還）夫差豈敢自多文武實舍其衷（文武二后）敢使苟告於下執事周王答曰昔周室逢天之降禍遭民之不祥（周王周景王子敬王匄也子期冀立敬王出奔民成

周之民朕子期者余心豈忘憂卹不爲下王之不康靖不但憂四方乃憂王室今伯父曰戮力同德并戮伯父秉德已侈大哉惠子爲魏惠王爲法爲法已成以示諸良人諸良人皆善之獻惠王惠王亦善之以示翟煎翟煎曰善惠王曰可行也翟煎曰不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故煎曰今夫擧大木者前將與謼後亦應之此其與擧大木者善矣豈無鄭衛之音哉然不若此其宜也夫國亦木之大者也

蘇秦在燕人有毀蘇秦者曰左右賣國反覆之臣也將作亂蘇秦恐得罪歸而燕王不復官也蘇秦見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無有分寸之功而王親拜之於廟而禮之於廷今臣爲王卻齊之兵而攻得十城宜以益親今來而王不官臣者人必有以不信傷臣於王者臣之不信王之福也臣聞忠信者所以自爲也進取者所以爲人也且臣之說齊王曾非欺之也臣棄老母於東周固去自爲而行進取也今有孝如曾參廉如伯夷信如尾生得此三人者以事大王何若王曰足矣蘇秦曰孝如曾參義不離其親一宿於外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事弱燕之危王哉廉如伯夷義不爲孤竹君之嗣不肯爲武王臣不受封

餓而餓死首陽山下有廉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行進取於齊哉信如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有信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却齊之強兵哉臣所謂以忠信得罪於上者也燕王曰君不忠信耳豈有以忠信而得罪者乎蘇秦曰不然臣聞客有遠爲吏而其妻私於人者其夫將來其私者憂之妻曰勿憂吾已作藥酒待之矣居三日而夫果至妻使妾舉藥酒進之妾欲言酒之有藥則恐其逐主母也欲勿言乎則恐其殺主父也於是乎佯僵而棄酒主父大怒笞之五十故妾一僵而覆酒上存主父下存主母然而不免於笞惡在乎忠信之無罪也夫臣之過不幸而類是乎燕王曰先生復就故官益厚遇之

張儀在秦秦使使約復與楚親分漢中之半以和楚楚懷王曰願得張儀不願得地張儀聞之請之楚秦王曰楚且甘心於子柰何張儀曰臣善其左右靳尚靳尚又能得事於楚王幸姬鄭袖袖所言無不從者且儀以前使負楚以商於之約今秦楚大戰有惡臣非面自謝楚不解且大王在楚不宜敢取儀誠殺儀以便國臣之願也儀遂使楚至懷王不見因而囚張

儀欲殺之儀私於靳尚爲尚爲請懷王曰拘張儀秦王必怒天下見楚無秦必輕王矣又謂夫人鄭袖曰秦王甚愛張儀而王欲殺之今將以上庸之地六縣賂楚以美人聘楚王以宮中善歌者爲之媵楚王重地秦女必貴而夫人必斥矣夫人不若言而出之鄭袖卒言張儀於王而出之儀出懷王因善遇儀儀因說楚王以叛從約而與秦合親約婚姻張儀巳去屈原使從齊來諫王曰何不誅張儀懷王悔使人追儀弗及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黄國琦較釋

陪臣部一十六

公正　死節

公正

古之君子進思盡忠有犯無隱在公正色當官而行者何嘗不以尊主庇民爲心濟時利物爲務雖復參家陪之列仕諸侯之國而能秉心忠義臨事慮慨規

政教之失盡獻替之道竭節於公室馳聲於隣境風軌可尚蓋莫勝紀至有亡身殉命義存君親扶危持顛志厲金石此皆特立不回之士疾惡如讐之人苟能明哲保身進退以禮斯可謂全德者矣詩之司直豈過是乎

石碏衛大夫也魯隱公四年衛州吁弒桓公而立未能和其民石碏子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石碏也以州吁不安諮其父）石子曰王覲爲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于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爲也此二人者實殺寡君敢卽圖之（八十日耄稱國小已老自謙以委陳使因其往就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涖於衛（請衛人自臨討之）九月衛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獳羊肩涖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馬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

卜偃晉大夫也魯僖公三十二年晉懷公殺狐突卜偃稱疾不出曰周書有之乃大明服（周書康誥言君能大明則民服）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唯戮是聞其何後之有

臧文仲魯大夫也僖公二十八年溫之會晉人執衛

成公臧文仲言於僖公請於晉而免之衛侯聞其臧文仲之爲也使納賂焉辭曰外臣之言不越境不敢及君

士季晉大夫會也魯文公七年晉先蔑奔秦士會在秦三年不見士伯士伯先蔑其人曰能亡人於國言能與人俱亡於晉國不能見於此焉得用之何用如此士季曰吾與之同罪俱有迎公子雍之罪非義之也將何見焉言已非慕先蔑之義而從之及歸遂不見責先蔑爲正卿而不直諫且俱出奔惡有黨也士會歸在三十年

季文子魯大夫文公十八年莒太子僕弑其君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

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未見公而文子出之

郤獻子名至晉大夫也靡笄之役魯成公二年韓獻子將斬人獻子駕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郤獻子請以徇其僕曰子不將救之乎郤獻子曰敢不分謗乎言欲與韓子分謗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郤公曰然郤氏聞之郤錡欲攻公曰雖死君必危郤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之言俱死無用多其怨咎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不信得安君位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以

聚黨有黨而爭命 争死命 罪孰大焉 傳言卻至無反心

子臧曹公子也魯成公十五年晉侯以曹伯殺太子而自立執而歸諸京師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爲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十六年六月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卽世 在十三年 國人曰若之何憂猶未弭 弭息也既葬國人皆將從子臧所謂憂未息 而又討我寡君 前年晉侯執曹伯 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子 謂子臧逃奔宋 是大泯曹也 泯滅也 先君無乃有罪乎 言今君無罪而見討得無以先君故 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 諸侯雖有篡弑之罪侯伯已與之會則不復討前年會于戚曹伯在列盟畢乃執之故曹人以爲無罪 君唯不遺德刑 遺失也 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敝邑敢私布之七月曹人復請于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 以曹人重子臧故 子臧反曹伯歸 子臧自宋還 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 不出仕

范文子晉大夫也魯成公十六年四月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 逞快也晉厲公無道三郤驕故欲使諸侯叛與其懼而思德 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僞逃楚可以紓憂 紓緩也 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群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

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衆散敗也在僖十五年箕之役先軫不反命死於狄也在僖三十三年邲之師荀伯不復從荀林父奔走不復故道在宣十二年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見先君成敗之事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亟數也秦狄齊楚皆强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齊秦狄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驕亢則憂患生也盍釋楚以為外懼乎及楚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食楚粟三月也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佞才也何以及此君其戒之戒勿驕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

謂周書康誥言勝無常命惟德是與范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祝宗主祭祀祈禱也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唯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

魏絳晉司馬也魯襄公三年夏晉悼公會諸侯盟于雞澤晉侯之弟楊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悼公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楊干為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魏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劍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子無重寡人之過與之禮食

匠慶爲大匠魯襄公四年秋定姒薨不殯于廟無櫬
不虞櫬親身棺季孫以定姒本賤旣無器備議其喪制欲殯不過廟又不反哭匠慶謂季
文子曰子爲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謂如季孫所議則爲夫人禮不成
不終君也慢其母是不終事君之道君長誰受其咎言襄公長將責季孫
初季孫爲已樹六檟於蒲圃東門之外蒲圃場圃名季文子樹檟
欲自爲櫬匠慶謂木爲定姒在櫬季孫曰畧不以道取爲畧匠慶用蒲
圃之檟季不御御止也傳言遂得成禮故經無異文君子曰志所謂多
行無禮必自及也其是之謂乎
子罕爲宋司城魯襄公六年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
長相優又相謗也狎親習也優調戲也子蕩怒以弓梏華弱于
朝子蕩樂轡也張弓以貫其頭若械之在手故曰梏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梏
於朝難以勝矣司武司馬言其懦弱不足以勝敵遂逐之夏宋華弱
來奔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於朝罪孰大焉
亦逐子蕩子蕩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言我射女
門女亦當以不勝任見逐子罕善之如初言子罕雖見辱不追忿所以得安
向戌宋大夫也魯襄公十年晉侯會諸侯于柤晉士
匄請伐偪陽以封向戌五月甲午遂滅偪陽以與向
戌向戌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偪陽光啓寡
君群臣安矣其何貺如之言見賜之厚無過比若專賜臣是臣
興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乃予宋公

晏嬰爲齊卿齊惠欒高氏皆耆酒欒高二族皆出惠公信内多怨說婦人言故多怨彊於陳鮑氏而惡之惡陳鮑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騁欲及子良醉故驅告鮑文子遂見文子文子鮑國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二子子旗子良則皆將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彼傳言者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然往欲以公自輔助遂伐虎門欲入公不聽故伐公門晏子端委入于虎門之外端委朝服四族召之無所往四族欒高陳鮑其徒曰助陳鮑乎曰何善焉言無善義何助助欒高乎曰庸愈乎罪惡不差于陳鮑然則歸乎曰君伐焉歸公召之而後入

穿封戌楚大夫魯襄公二十六年楚子侵鄭五月至于城麇鄭皇頡戍之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戌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正於伯州犂伯州犂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犂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上其手曰夫子爲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爲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囚曰頡遇王子弱焉戌怒抽戈逐王子圍弗及魯昭公八年楚靈王滅陳靈王即王子圍也使戌爲陳公曰城麇之役不諂侍飲酒於王王曰城麇之後女知寡人之及此女其辟寡人

乎（及此謂爲王）對曰若知君之及此臣必致死禮以息楚國（息寧靜也）

魯公冶季氏屬大夫襄公二十九年公入楚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取卞邑以自益）使公冶問（問公起居）璽書追而與之（璽印也）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冶致使而退（致季氏使命）及舍而後聞取卞（發書乃聞）之公曰欲之而言叛祗見疏也（言季氏欲得卞而欺我言叛益數我）公謂公冶曰吾可以入乎（以季氏疏已故不敢入）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冶冕服（以卿服玄冕賞之）固辭強之而後受公欲無入榮城伯賦式微乃歸（式微詩邶風曰式微式微胡不歸式用也義取寄寓之微陋勸公歸）五月公至自楚公冶致其邑於季氏（本從季氏得邑故還之）而終不入焉（不入季孫家）曰欺其君何必使余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如他日不見則終不言季氏及疾聚其臣（大夫家臣）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斂非德賞也（言公畏季氏而賞其使非以我有德）且無使季氏葬我

叔孫豹魯大夫也昭公元年諸侯盟于虢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退（尋弭兵之盟）而魯伐莒瀆齊盟也（瀆慢也）請戮其使（時叔孫豹在會欲戮之）樂桓子相趙文子（桓子樂王鮒相佐也）欲求貨於叔孫而爲之請使請帶焉（難指求貨故以帶爲辭）弗與梁其踁曰貨以藩身子何

愛焉暱叔孫家臣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言不戮其使必伐其國是禍之也何衛之爲人之有牆以蔽惡也喻已爲國衛如牆爲人蔽牆之隙壞誰之咎也咎在牆衛而惡之吾又甚焉罪甚牆雖怨季孫魯國何罪怨季孫之伐莒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季孫守國叔孫出使所從永久今遇此戮無所怨也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言帶褊盡故裂裳示不相逆叔孫歸虢會歸曾夭御季孫以勞之旦及日中不出恨季孫代莒使已幾被戮曾夭謂曾阜曾阜叔孫家臣曰旦及日中吾知罪矣魯以相忍爲國也忍其外不忍其內焉用之欲受楚戮是忍其外日中不出是不忍其內阜曰數月於外言叔孫勞役在外數月一旦於是庸何傷賈而欲贏而惡囂乎言譬如商賈求贏利者不得惡諠囂之聲阜謂叔孫曰可以出矣叔孫指楹曰雖惡是其可去乎乃出見之楹柱也以喻魯有季孫猶屋有柱

芋尹無宇楚大夫也魯昭公元年楚靈王即位初楚子之爲令尹爲王旌以田析羽爲旌王旌游至於軫芋尹無宇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即位爲章華之宮納亡人以實之章華南郡華容縣無宇之閽入焉有罪亡入章華宮無宇執之有司弗與王有司也曰執人於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執無宇也王將飲酒遇其歡也無宇辭曰天子經畧經營

天下畧有四海故曰經畧諸侯正封（封疆有定分）古之制也封畧之内
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也（毛草也）故詩曰普天之
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濵莫非王臣（詩小雅濵涯也）天有十日
（甲至癸）人有十等（王至臺）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
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
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養馬曰圉養牛曰牧）以
待百事今有司曰女胡執人於王宮將焉執之周文
王之法曰有亡荒閱（荒大也閱蒐也有亡人當大蒐其衆）所以得天下
也吾先君文王（楚文王）作僕區之法（僕區刑書名）曰盜所隱
器（隱盜所得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行善法故能行啓疆北至汝水）若

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言皆
將逃）王事無乃闕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
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萃集也天下逋逃悉以紂爲淵藪集而歸之）故夫
致死焉（人欲致死討紂）君王欲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
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言王亦爲盜）王曰取而
臣以往（往去也）盜有寵未可得也（盜有寵王自謂）遂赦之

社洩魯叔孫氏宰也昭公四年冬叔孫豹卒五年正
月舍中軍卑公室也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
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
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

貢于公以書使祉洩告於殯（告叔孫之柩）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敢告祉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閔詛諸五父之衢（皆在襄十一年）受其書而揆之（揆擲也）帥士而哭之（痛叔孫之見誣）

叔向晉大夫也魯昭公十四年冬十二月晉邢侯與雍子爭鄐田（邢侯楚申公巫臣之子也雍子亦故楚人）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士景伯晉理官）叔魚攝理（攝代景伯）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蔽斷也）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施行罪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爲昏（掠取也昏亂也）貪以敗官爲墨（墨不潔之稱）殺人不忌爲賊（忌畏也）夏書曰昏墨賊殺（逸書二者皆死邢）皐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言叔向之直有古人遺風）治國制刑不隱於親（謂國之大罰巳所荅當也至於他事則宜有隱）三數叔魚之惡不爲末減（末薄也減輕也皆以正言之）曰義也夫可謂直矣（於義未安直則有之）平丘之會數其賂也（謂言瀆貨無厭）以寬衛國晉不爲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謂言鮒也能）以寬魯國晉不爲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爲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三惡暴虐頗也）

三惡除則三利加殺親益榮榮名益巳猶義也夫三罪唯荅宜子問不可以不正其餘則以直傷義故重歸之

奮揚爲楚城父司馬魯昭公二十年春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太子建與伍奢將以方城外叛自以爲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問伍奢伍奢對曰君一過多矣一過納建妻何信於讒王執伍奢忿奢切言使奮揚殺太子未至而使遣之知太子寃故遣令走三月太子見奔宋王召奮揚使城父人執巳以至王曰言出於余口入于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佞才也不能苟貳奉初以還奉初命以周旋不忍後命故遣之旣而悔之亦無及巳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奸紀也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

叔孫婼魯大夫也昭公二十三年邾師過武城魯遂取邾師獲徐鉏丘弱茅地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叔孫婼如晉晉人執之晉人使與邾大夫坐坐訟曲直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在禮卿等會伯子男故曰當小國之君邾又夷也邾又有東夷之風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子服回魯大夫爲叔孫之介副請使當之不敢廢周制故也乃不果坐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與邾使執之叔孫聞

之去衆與兵而朝（示欲以身死）士彌牟謂韓宣子（彌牟士景伯）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其讐叔孫必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邾君亡國將焉歸（時邾君在晉若亡國無所歸將益晉憂）子雖悔之何及所謂盟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用盟主（聽邾衆取叔孫是爲諸侯皆得輙相執）乃弗與使各居一館（分別叔孫子服回）士伯聽其辭而愬諸宣子乃皆執之（二子辭不屈故士伯愬而執之）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邾館以如吏（欲使邾人見叔孫之屈辱）先歸邾子士伯曰以芻蕘之難從者之病將館子於都（都別都謂箕也）叔孫旦而立期焉（立待命也從至旦爲期）乃館諸箕舍子服昭伯於他邑（別因之）范獻子求貨於叔孫使

請冠焉（以求冠爲辭）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既送作冠模法又進二冠以與之爲若不解其意）爲叔孫故申豐以貨如晉（欲行貨以免叔孫）叔孫曰見我吾告汝所行貨見而不出（留申豐不使得出不欲以貨免）吏人之與叔孫居於箕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示不愛）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屋（葺補治也）去之如始至（不以當去而有所毀壞）

子家子魯大夫昭公三十二年十二月公疾徧賜大夫（從公者）大夫不受賜子家子雙琥（琥玉器）一環一璧輕服（細好之服）受之大夫皆受其賜巳未公薨子家子反賜於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賜定公元

年夏叔孫成子逆昭公之喪于乾侯（成子叔孫婼之子）季孫曰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衆事皆諮問子家子）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幾哭會也不欲見叔孫故朝夕哭下同會）叔孫請見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羈子家子名羈出時成子未爲卿）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言未受昭公之命託辭以距叔孫）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爲實使群臣不得事君（二子始謀逐季氏）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群臣之願也（宋昭公弟定公）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不敢叔孫成子名）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貌出爲以義從公與季氏無實然）寇而出者行可也（與季氏爲寇難者自可去）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君昭公）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至壞隤公子宋光入從公者皆自壞隤反（出奔）

不奢者楚昭王相也堅貞廉正無所阿避行縣道有殺人者相追之乃其父也縱其父而還自繫焉使人言之王曰殺人者臣之父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廢法縱罪非忠也臣罪當死王曰追而不及不當伏罪子其治事矣不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主法

非忠臣也王赦其罪上惠也伏誅而死臣職也遂不受令自刎而死

仲繇字子路魯哀公十四年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子路信誠故欲得與相要誓而不須盟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繇弗能也濟成

釁夏魯宗人也宗人禮官也哀公二十四年公子荆之母嬖荆哀公庶子將以爲夫人使釁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爲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武公敖也孝惠娶於商孝公稱惠公弗皇商宋也自桓以下娶於齊桓公始娶文姜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爲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荆爲太子國人始惡之惡公

翟黄魏大夫文侯與士大夫坐問曰寡人何如君也群臣皆曰君仁君也次至翟黄曰君非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君伐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長子臣是以知君之非仁君也文侯怒而逐翟黄翟黄起而出次至任座文侯問寡人何如君也任座

對曰君仁君也子何以言之對曰臣聞之其君仁也其臣直向翟黃之言直臣是以知君仁君也文侯曰善復召翟黃入拜爲上卿

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趙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奢因說曰君於趙爲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強國強則趙固而君爲貴戚豈輕於天下耶平原君以爲賢言之於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大平民富而府庫實

死節

古之事上者固有殺身以成仁刎頸以見志蓋捨生取義輕鴻毛於一命以身徇節貫白日於丹赤若乃春秋之世諸侯專政其有屬衰弱之在運逢艱虞之間作或奔走以徇死或周旋以從士秉志誓心無所變易捐軀殞首罔思畏避至於隣兵載交強戰相窘於是英勇感慨忠憤特立聞金鼓而自奮塗肝腦而不奮復有上失其道政出多門讒慝屢興姦詐萌起禮罔由節言以賈禍靡敢胥怨自求死所者亦不失

爲臣之義也並用著之于篇

欒共子晉大夫也武公伐翼殺哀侯武公曲沃桓叔之孫嚴伯之子武公稱也翼晉國都也哀侯晉昭侯孫鄂侯子哀侯光也初昭侯分國以封叔父桓叔爲曲沃伯曲沃盛彊昭侯微弱後晉潘父弒昭侯納桓叔不尅晉人立昭侯之子孝侯於翼更爲翼侯後桓叔之子嚴伯伐翼殺孝侯翼人立其弟鄂侯鄂侯生哀侯魯桓三年曲沃武公伐翼殺哀侯後竟滅翼侯之後而兼之魯嚴十六年王使虢公命武公以一軍爲晉侯遂爲晉祖止欒共子曰苟無死欒共子晉哀侯大夫共叔成也初桓叔爲曲沃伯共子之父欒賓傅之故止共子使無死也吾以子見天子令子爲上卿制晉國之政上卿執政命於天子者辭曰臣聞之民生於三事之如一三君父師也故一服勤至死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食謂祿也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

生之族也故一事之族類也一事之事之如一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在君父爲君父在師爲師報生以死報賜以力人之道也賜惠也以力爲臣臣敢以私利廢人之道私利謂不死爲上卿君何以訓矣無以教爲忠曰君知成之從也未知其待於曲沃也君武公也言君知成將死其君爲從臣道故使止臣未知成不死而侍君於曲沃之爲二也從君而貳君焉用臣貳二心遂鬭而死

荀息晉大夫也里克弒其君之子奚齊又弒其君卓子及其大夫荀息奚齊卓子者驪姬之子也荀息傅焉禮諸侯之子八歲受少傅教之以小學業小道焉履小節焉十五受太傅教之以大學業大道焉履大節焉驪姬者國色也其顏色一國之選獻之愛公甚欲立其

子於是殺世子申生申生者里克傳之獻公病將死謂荀息曰士何如則可謂之信矣獻公自知廢正當有後患欲託二子於荀息故動之云爾荀息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荀息察言觀色知獻公欲爲奚齊卓子未動已故荅之云爾獻公死奚齊立里克謂荀息曰君殺正而立不正廢長而立幼長謂重耳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曰君嘗訊臣矣上問下曰訊言臣者明君臣相與言不可負臣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里克知其不可與謀退殺奚齊荀息立卓子里克殺卓子荀息死之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

狐突晉大夫也晉惠公卒懷公命無從亡人懷公子圉亡人重耳期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偃子犯也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未期而執突以不召子故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名書於所臣之策屈膝而君事之則不可以貳辟罪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

先軫晉大夫晉侯敗狄于箕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謂不顧而唾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冑入狄師死焉狄人

歸其元（元首）面如生

蕩意諸宋大夫宋公子鮑禮於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襄夫人欲通鮑而不可乃助之施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於是華元爲右師（元華督曾孫代公子成）公孫友爲左師華耦爲司馬（代公子卬）鱗鱹爲司徒蕩意諸爲司城公子朝爲司寇（代華御事）初司城蕩卒公孫壽辭司城（壽蕩之子）請使意諸爲之（意諸壽之子）旣而告人曰君無道吾官近懼及焉（禍及已）棄官則族無所庇子身之貳也姑紓死焉（姑且也紓緩也）雖亡子猶不亡族（已在故也）旣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寶行蕩意諸曰盍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於君祖母以及國人（君祖母諸侯祖母之稱謂襄夫人）諸侯誰納我且旣爲人君而又爲人臣不如死盡以其寶賜左右而使行（行去也）夫人使謂司城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言無以事後君）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襄夫人周襄王姊故稱王姬帥甸郊甸之師）蕩意諸死之

郤至晉大夫初厲公將殺三郤郤錡謂郤至曰君不道於我我欲以吾宗與吾黨夾而攻之雖死必敗國國敗君必危其可免乎郤至曰不可至聞之武人不

亂知人不詐仁人不黨夫利君之冨冨以聚黨利黨以危君君之殺我也後矣且衆何罪均之死不若聽君之命是故皆自殺也

惠伯魯大夫襄仲弒惡及視而立宣公仲以君命召惠伯（詐以子惡命）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惠伯死不書者史畏襄仲不敢書殺惠伯）公冉務人奉其孥以奔蔡既而復叔仲氏

孔達衛大夫清丘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尋清丘之盟以責衛）使人弗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欲自殺以說晉）罪我之繇我則爲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誰任（亢禦也謂禦宋討陳也）我則死之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以殺告故免于伐）遂告于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構我敝邑于大國既伏其罪矣敢告（諸殺大夫亦皆告）衛人以爲成勞復室其子（以有平國之功故以女妻之）使復其位（襲父祿位）

公孫敖魯大夫奔莒生二子敖死其二子來（敖在莒所生）孟獻子愛之聞於國（獻子穀之子仲孫蔑）或譖之曰將殺子獻子以告季文子二子曰夫子以愛我聞我以將殺子聞不亦遠於禮乎遠禮不如無一人門于句鼆一人

門于戾丘皆死句鼆戾丘魯邑有危攻門二子禦之而死

唐苟鄭大夫也魯成公十六年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爲右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熒乃內旌於弢中熒戰在閔二年唐苟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一人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

荊蒯芮齊大夫初崔杼弑莊公荊蒯芮使晉而至其僕曰君之無道也四隣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死不亦難乎荊蒯芮曰善而言也早言我能諫諫而不聽我能去今既不諫又不去吾聞之食其食死其事吾既食亂君之食矣又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而入死其僕曰人有亂君猶必死之我有治長可無死乎乃結轡自刎乎車上君子聞之曰荊蒯芮可謂守節死義矣則僕夫無爲死也猶食飲而遇毒也詩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荊先生之謂乎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僕夫之謂矣

叔孫昭子魯大夫昭公孫于齊昭子自闞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

公言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恐從者知叔孫謀）公與昭子言於幄內曰將安衆而納公（昭子請歸安衆）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伏兵）左師展告公公使昭子自鑄歸（辟伏兵）平子有異志（不欲復納公）昭子齊于其寢使祝宗祈死而卒（此爲平子所欺因祈而自殺）

仲繇字子路卞人衛大夫孔悝納莊公立之初孔圉取大子蒯聵之姊生悝（孔圉孔文子也蒯聵姊孔伯姬）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卒通於內（通伯姬）太子在戚孔姬使馬（使良夫詣太子所）太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冕大夫服軒大夫車三死死罪三）與之盟爲請於伯姬（良夫爲太子請）閏月良夫與太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圃（圃園）昏二人蒙衣而乘（二人太子與良夫蒙衣爲婦人服也）寺人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欒寧問之稱姻妾以告（自稱昏姻家妾）遂入適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太子與五人介輿豭從之（介被甲輿豭豚欲以盟）迫孔悝於廁强盟之（孔氏專政故劫孔悝欲令逐輒）遂劫以登臺欒寧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季子（季子子路也爲孔氏邑宰）召獲駕乘車（召獲衛不法駕乘車言令欲戰）行爵食炙奉衛侯輒來奔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子羔衛大夫羔柴孔子弟子將出奔）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且欲至門）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言政不及已可不須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避其難（謂食孔氏

祿
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守門曰無人爲
也言輒已出無爲復入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繇
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因門關而入曰太
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言已必繼孔悝且曰
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
孟黶敵子路二子蒯聵黨敵當也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
死冠不免不使冠在地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
來由也死矣
高昭子名張齊人也齊景公病命其相國惠子與高
昭子以子荼爲太子景公卒兩相高國立荼是爲晏
孺子而田乞不說欲立景公陀子陽生乃與鮑牧諸
大夫以兵入公室昭子聞之與國惠子救公公師敗
田乞之衆追國惠子惠子奔莒遂返殺高昭子
御魁壘晉士也荀瑤帥師圍鄭未至鄭駟弘曰知伯
愎而好勝早下之則可行也行去也乃先保南里以待
之保守也南里在城外知伯入南里門于桔柣門鄭人俘御魁
壘賂之以晉政欲使反爲鄭閉其口而死
雍門狄齊大夫也初越甲至齊雍門狄請死之齊王
曰鼓鐸之聲未聞矢石未交長兵未接子何務死之
爲人臣之禮邪雍門狄對曰臣聞之昔者王田於囿

左轂鳴車右請死之王曰子何爲死車右曰爲其鳴吾君也王曰左轂鳴者此工師之罪也子何事之有焉車右對曰吾不見工師之乘而見其鳴吾君也遂刎頸而死有是乎王曰有之雍門狄曰今越甲至其鳴吾君豈左轂之下哉車右可以死左轂而臣獨不可以死越甲邪遂刎頸而死是日越人引軍而還七十里曰齊王有臣均如雍門狄擬使越社稷不血食遂歸齊王塟雍門狄以上卿之禮

肥義趙大夫初武靈王傳國於子惠文王又封長子章爲代安陽君章素侈心不服其弟所立主父又使田不禮相章也李兌謂肥義曰公子章彊壯而志驕黨衆而欲大殆有私乎不禮之爲人也忍殺而驕二二人相得必有謀陰賊起一出身徼幸夫小人有欲輕慮淺謀徒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同類相推俱入禍門以吾觀之必不久矣子任重而勢大亂之所始禍之所集也子必先患仁者愛萬物而智者備禍于未形不仁不智何以爲國子奚不稱疾毋出傳政于公子成毋爲怨府毋爲禍梯肥義曰不可昔者王父以王屬義也曰毋變而度毋異而慮堅守一心以歿而世義再拜受命而籍之今畏不禮之難而忘吾籍變

孰大焉進受嚴命退而不全負戮甚焉變負之臣不容于刑誅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吾言已在前矣吾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身且夫貞臣也難至而節見忠臣也累至而行明子則有賜而忠我矣雖然吾有語在前者也終不敢失李兌曰諾子勉之矣吾見子已今年耳涕泣而出李兌數見公子成以備田不禮之事異日肥義謂信期曰公子與田不禮甚可憂也其于義也聲善而實惡此爲人也不子不臣吾聞之也奸臣在朝國之殘也讒臣在中主之蠹也此人貪而欲大內得主而外爲暴矯令爲慢以擅一旦之命不難爲也禍且逮國今吾憂之夜而忘寐饑而忘食盜賊出入不可不備自今已來若有召王者必見吾面食我將先以身當之無故而王乃入信期曰善哉吾得聞此也既而公子章即以徒與田不禮作亂先殺肥義

扈輒趙幽繆王二年秦攻武城輒率師救之軍敗死之

韓舉韓將也宣惠公八年與齊魏戰死于桑丘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陪臣部一十七

失禮　奢僭　專恣

失禮

夫禮者所以章疑别微以爲民防者也若乃當春秋之世居大夫之列亡君臣之禮違朝著之位玉幣相聘失行人之辭樽俎交歡愆爲賓之序乃至紛亂祀

典顛越彝制存諸赴告厥用垂誡

公子友爲魯大夫莊公二十七年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非禮也原仲季友之舊也〔原仲陳大夫季友違禮會外大夫葬〕

先軫爲晉大夫魯僖公三十二年晉敗秦師獲孟明西乞白乙文嬴請而釋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暫猶卒也〕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墮毀也〕不顧而唾

臧文仲爲魯大夫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祀而弗止也燔柴於奥〔文仲魯公子彄之曾孫辰也莊文之間爲大夫於時爲賢是以非之不正禮也文二年八月丁卯有事于太廟躋僖公始逆祀是夏父弗綦爲宗人之爲也奥當爲爨字之誤也或作竈祀戶卒食而祭饎爨饔爨也時人以爲祭大神乃燔柴〕夫奥者老婦之祭盛於盆尊於甁〔老婦先炊者也尊甁炊器也明此祭先炊非祭大神燔柴似失之〕禮也者猶體也〔若人身體〕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不備也

郤克晉大夫獻子也魯成公二年靡笄之役郤獻子伐齊齊侯來〔靡笄之役故服而朝晉也〕獻之以得隕命之禮〔獻致享也敝薦豆之數征伐所獲國君之献禮也以得言不得也伐國獲君若秦獲晉惠晏爲隕命今齊雖敗頃公不見得非隕命也故苗棼皇以郤克不知孔司馬法曰其有隕命行禮如會所争義不争利也〕曰寡君使克也不腆敝邑之禮爲君之辱敢歸諸下執政

以整御人(歸履也執政執事整願也御人婦人願以此報君御人笑也)曰御子勇
而不知禮矜其伐而耻國君其與幾何(言將不終命)
郤犨爲晉大夫魯成公十四年春晉侯使犨于衛衛侯
饗苦成叔(成叔郤犨)甯惠子相(相佐禮惠子甯殖)苦成叔傲甯子
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爲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
也故詩曰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周小雅言君子好禮飲酒皆思柔德雖兕觥觩然不用以兕角爲觵所以罰不敬觩陳設之貌)彼交匪傲萬福來求(彼之交於事而不得傲乃萬福之所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
孫林父衛大夫文子也魯襄公七年文子來聘公登
亦登(禮登皆臣後君一等)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
未嘗後衛君(敵體正登)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
吾子其少安(安胥也)孫子無辭亦無悛容(悛改也)
高厚爲齊大夫魯襄公十年春諸侯會吳子相三月
癸丑齊高厚相太子光以先會諸侯于鍾離不敬(吳子未至光從東道與東諸侯會遇姚本期地故不並會高厚高固子也癸丑月二十六日)士莊子(晉大夫)曰高子相太子以會諸侯將社稷是衛而皆不
敬(後與光俱不敬)棄社稷也其將不免乎(十九年齊殺高厚二十五年殺其君光)
伯有爲鄭大夫魯襄公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于垂
隴伯有賦鶉之賁賁(鶉之賁賁詩鄘衛人刺其君淫亂鶉鵲之不若義取人之無良)

失禮（我以爲兄我以爲君也）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閾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第簀也此詩刺趙孟故云牀第之言閾門限使人趙孟自謂）

慶封爲齊大夫魯襄公二十七年春齊使慶封來聘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爲賦相鼠亦不知也（相鼠詩鄘風曰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慶封不知此詩爲巳言其闇甚）二十八年慶封來奔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氾祭（禮食有祭示有所先也氾祭遠散所祭不共）穆子不說使工爲之誦茅鴟（工樂師茅鴟逸詩刺不敬）亦不知既而齊人來讓（讓魯受慶封）慶封奔矣

孟僖子爲魯大夫昭公七年二月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鄭城門）孟僖子爲介不能相儀（僖子仲孫貜）及楚不能荅郊勞

孔張爲鄭大夫魯昭公十六年三月晉韓起聘于鄭鄭伯享之子產戒曰苟有位於朝無有不共恪孔張後至立於客間（孔張子孔之孫）執政禦之（執政掌位列者禦止也）適客後又禦之適縣間（縣樂肆）客從而笑之

涉佗成何皆晉大夫也魯定公八年晉師將盟衛侯於鄟澤趙簡子曰群臣誰敢盟衛君者（前者衛叛晉屬齊簡子意欲推辱之）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盟禮尊者涖牛耳王次盟者衛侯與晉大夫盟自以當涖牛耳故請之）成何曰衛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言衛小比縣人不得從諸侯禮）將歃涉佗捘衛侯之手及

腕捘擠也血至腕衛侯怒王孫賈趍進賈衛大夫曰盟以信禮也信猶明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衛侯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十年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繇涉佗成何捘衛侯手故於是執涉佗成何奔燕君子曰此之謂棄禮必不鈞言必見殺不得與人等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佗亦遄矣哉詩鄘風遄速也

蕢尚爲魯大夫哀公使人弔蕢尚遇諸道辟於路畫宮而受弔焉哀公魯君也畫宮畫地爲宮曾子曰蕢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行弔禮于野非齊莊公襲莒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于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受執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

渾良夫爲衛大夫衛侯爲虎幄於籍圃於籍田之圃新造幄幕皆以虎獸飾之成求令多者與之始食焉太子請使良夫以良夫應爲令名良夫乘衷甸兩牡衷甸一車卿周紫衣狐裘紫衣君服至袒裘不釋劍而食食而熱故偏袒亦不敬太子使牽以退數之以三罪而殺之三罪紫衣袒裘帶劍

奢僭

傷民力而干邦憲者其奢僭之謂乎故古者聖賢之所譏切著在方策昭昭可見矣當周室微弱諸侯爲政乃有家陪之列因緣逞欲怙寵崇侈卑上長傲驕

佚以自滿晏安而無懼斯乃犯義侵禮招損取禍之道也已

管仲字夷吾爲齊相富擬於公室孔子曰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藻稅君子以爲濫矣濫亦盜竊也鏤簋謂刻而飾之大夫刻爲龜耳諸侯飾以象天子飾以玉朱紘天子冕之紘也諸侯爲組紘大夫士當緇組紘纁邊栭謂之節梁上楹謂之梲宮室之飾士首本大夫達棱諸侯斲而礱之天子加密石焉無畫山藻之禮也又曰管仲之器小哉言其器量小也或曰管仲儉乎或人見孔子小之以器謂之大儉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三歸取三姓女婦人謂嫁曰歸攝猶兼也禮國君事大官各有人大夫兼并今管仲家臣備職非爲儉然則管仲知禮乎或人以儉問故荅以安得儉或人問不儉便謂爲得禮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反坫反爵之坫在兩楹之間人君別內外於門樹屏以蔽之若與鄰國爲好會其獻酢之禮更酌畢則各反爵於坫上今管仲皆僭爲之如是是不知禮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子臧鄭子華弟也魯僖公二十四年出奔宋好聚鷸冠鷸鳥名聚鷸羽以爲冠非法之服鄭伯聞而惡之惡其服非法使盜誘之八月殺之于陳宋之間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衷猶適也詩曰彼已之子不稱其服詩曹風刺小人在位言彼人之德不稱其服子臧之服不稱也夫詩曰自詒伊慼其子臧之謂矣詩小雅詒遺也慼憂也取其自遺憂夏書曰地平天成稱也

后子秦桓公子景公母弟鍼也有寵於桓如二君於

景其權寵如兩君其母曰弗去懼選選數也恐景公數其罪而加戮鍼適晉其車千乘言其富也后子享晉侯爲晉侯設享禮造舟于河造舟爲梁通秦晉之道十里舍車一舍八乘爲八反之備自雍及絳雍絳相去十里用車八百乘歸取酬幣備九獻之義始禮自舉其一故續送其八酬酒幣終事八反舟十里以八乘車各以次載幣相授而還不經至故言八反千里用車八百乘其二百乘以自隨故言千乘傳言秦鍼之出極奢富以成禮欲盡敬於所赴

仲孫叔孫季孫皆魯大夫也謂之三桓皆桓公後禮運云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繇三桓始也公廟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三家見而僭焉又大夫而饗君非禮也其享君由强且富也大夫强而君殺之義也繇三桓始也又季孫有喪孔子往吊入門而左從客也主人以璵璠收喪季平子意如之喪桓子斯在喪孔子吊之入門而左行故曰從客位也主人以璵璠收斂也孔子徑庭而趨歷級而上上堂曰以寶玉收譬之猶暴骸中原也璵璠君佩玉也昭公在外平子行君事入宗廟佩璵璠故欲用之孔子以爲平子逐昭公出之其行惡不當以玉斂而反用之肆行非度人又利之必先發掘故日由暴骸中原也徑庭歷級非禮也雖然以救過也孔子曰弃下禮也今弃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吾不欲違禮亦不足人之失禮故歷級死古之人非無寶也其所寶者異也又季氏八佾舞於庭孔子謂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孰誰也佾列也天子八佾諸侯六卿大夫四士二八人爲列八八六十四人魯以周公故受王者禮樂有八佾舞季桓子僭於其家廟舞之故孔子譏之三家

者以雍徹三家謂仲孫叔孫季孫雍周頌臣工篇名天子祭於宗廟歌之以徹祭今三家亦作此樂孔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辟公謂諸侯及二王之後穆穆天子之容貌雍篇歌此者有諸侯及二王之後來助祭故也今三家但家臣而已何取此義而作之於堂邪

臧文仲魯大夫也居蔡臧孫辰也文謚也蔡國君之守龜出蔡地因以爲名焉長尺有二寸居蔡僭也山節藻梲包曰節者栭也刻鏤爲山梲者梁上楹畫爲藻文言其奢侈孔子曰何如其知也孔子非時人謂之爲也

趙文子晉大夫也大夫之奏肆夏也繇趙文子始也僭諸侯趙文子名武

慶封齊大夫也魯襄公二十七年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季慶封字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爲

駟秦鄭大夫也富而後夔大夫也而嘗陳卿之車服於其庭鄭人惡而殺之子思曰詩曰不解於位民之攸塈子思子産子國三也詩大雅攸所也塈息也不守其位而能久者鮮矣商頌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以多福僭差也濫溢也皇暇也言駟秦違詩商頌故受賜

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冉相秦六歲而免二歲復相秦四歲而使白起拔楚之郢秦置南郡乃封白起爲武安君白起者穰侯之所任舉也相善

於是穰侯之富富於王室及免相國就封邑出關輜車千乘有餘

黃歇楚春申君也考烈王立楚復强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趙使欲夸楚爲瑇瑁簪刀劍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十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慚

專恣

昔周道衰微祿去公室諸侯以之擅命陪臣繇是專恣行私惠以收民心用宗黨以參邦政峻殺戮以圖畏已濫爵賞以務悅人動靡顧於典刑言但肆於威福其甚者取美櫝受饋錦外交鄰邦內易先嗣徙俾忠臣覩之而扼腕賢者覽之以寒心故先聖曰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蓋欲使姦臣賊子聞之而懼焉又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此誡百王之攸戒也

公子豫魯大夫也隱公元年十月鄭人以王師虢師伐衛南鄙（虢西虢國也弘農陝縣東南有虢城）請師於邾邾子使私於公子豫（私請師）豫請往公弗許遂行及邾人鄭人盟乎翼（翼邾地）

祭仲鄭大夫也魯桓公十五年春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

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婦人在室則天父出則天夫女以爲疑故母以所生爲本解之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於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汪池也周氏鄭大夫殺而暴其尸以示戮也公載以出愍見其尸故載其尸共出國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

公子溺魯大夫莊公三年正月溺會齊師伐衛疾其專命而行故伐之

公子元楚文王弟也魯莊公三十年夏歸自伐鄭而處王宮谷遂尸失人鬬射師諫則執而梏之射師鬬廉也足曰桎手曰梏秋申公鬬班殺子元申楚縣也楚僭號縣尹皆稱公

魏犨晉大夫也魯僖公二十八年晉文公入曹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犨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爇僖負羈氏

公子商人齊桓公子也魯文公十四年公子商人驟施於國驟數也而多聚士盡其家貸於公有司以繼之家財盡從公及國之有司富者貸

趙盾晉正卿任國政二年而襄公卒太子夷皐年少盾以國多難欲立襄公弟雍雍時在秦使迎之太子母日夜啼泣頓首謂盾曰先君何罪釋其適子而更求君趙盾患之恐其宗與大夫襲誅之迺遂立太子

是爲靈公發兵距所迎襄公弟於秦者靈公既立趙
盾益專國政
田襄子齊大夫既相齊宣公三年晉殺知伯宣公之三年時
也分其地襄子使其兄弟宗人盡爲齊都邑大夫與
三晉通使日以其齊國
先穀晉大夫也魯宣公十二年晉師圍鄭晉師救鄭
及河聞鄭與楚平荀林父欲還彘子曰不可彘子先穀晉
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
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彊
而退非夫也非大夫命爲軍師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
之我弗爲也以中軍佐濟佐彘子所帥也濟渡河
臧宣叔魯大夫也宣公十八年公孫歸父以襄仲之
立公也有寵歸父襄仲子欲去三桓以張公室時三桓彊公室弱故
欲先之以張大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公薨
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
夫適謂子惡齊外甥襄仲殺之而立宣公南通於楚既不固又不能堅事齊晉故云失大援也臧
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
許請去之宣叔文仲子武仲父許其名也時爲司寇主行刑言子自以歸父宮已欲去者許請
爲子去之遂逐東門氏襄仲居東門故曰東門氏
季文子魯大夫襄公二年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檟

檟梓之屬以自爲襯與頌琴（襯棺也頌琴琴名猶言雅琴皆欲以送終）文子取以葬齊姜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穆姜成公母齊姜成公婦也）

季武子爲魯上卿襄公十一年春將作三軍（魯本無中軍唯上下軍皆屬于公有事三卿更帥以征伐季氏欲專其氏人故假立中軍因以改作）告叔孫穆子曰請爲三軍各征其軍（征賦稅也三家各征其軍之家屬）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政者霸國之政令禮大國三軍魯次國而爲大國之制貢賦必重故憂不能也）武子故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穆子知季氏將復變易故盟之）乃盟諸僖閎（僖宮之門）詛諸侯父之衢（五父衢道名在魯國東南以禍福之言利要）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分國民衆）三子各毀其乘（壞其軍乘分以足成三軍）十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郃（蓋攻守之官深政以危祿其月）季孫宿帥師救郃遂入鄆（宿武子名鄆莒邑）遂繼事也受命而入鄆惡季孫宿也二十九年公如楚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取卞邑以自益）使公冶問（問公起居公冶季氏屬大夫）璽書追而與之（璽印也）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冶致使而還（致季氏使命）及舍而後聞取卞（發書乃聞之）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言季氏欲得卞而欺我言叛益疏我）公謂公冶曰吾可以入乎（以季氏疏已故不敢入）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冶冕服（以卿服玄冕賞之）固辭強之而後受公欲無入榮

成伯賦式微乃歸（式微詩邶風曰式微式微胡不歸式用也義取寄寓之微陋勸公歸）五月公至自楚公冶還其邑於季氏（本從季氏得邑故還之）而終不入焉（不入季孫家）曰欺其君何必使余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如他日不見則終不言季氏及疾聚其臣（大夫家臣）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斂非德賞也（言公畀季氏而賞其使非以我有德）且無使季氏葬我趙簡子問史墨（史墨晉史蔡墨）曰季氏亡乎史墨對曰不亡季友有大功於魯受鄪為上卿至于文子武子世增其業文公卒東門遂（東門遂襄仲也居東門故稱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失國政政在季氏於今四君矣民不知何以得國是以為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器車服名爵號）

崔杼齊大夫魯襄公十九年崔杼殺高厚於灑藍而兼其室（灑藍齊地）書曰齊殺其大夫從君於昏也又魯襄公二十五年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衛獻公十四年奔齊）將使衛與之夷儀崔子止其帑以求五鹿（崔杼欲得衛之五鹿）故留衛侯妻子於齊以質之

子孔鄭大夫魯襄公十九年鄭子孔之為政也專（專權）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十年尉止等作難西宮子孔知而不言）與純門之師（前年子孔召楚師至純門）子孔當罪以及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守（以自守也）甲辰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

而分其室書曰鄭殺其大夫專也亦以國討爲文子然子孔
宋子之子也子然子革父士子子孔圭媯之子也宋子圭媯皆鄭
穆公妾士子孔子良父圭媯之班亞宋子而相親也亞次子士子
孔亦相親也僖之四年子然卒鄭僖四年魯襄六年簡之元
年士子孔卒魯襄八年司徒孔實相子革子良之室司徒
孔實與二女相親故相助其子三室如一言同心故及於難故二子弃及難子
革子良出奔楚子革爲右尹子革即鄭丹鄭人使子展當
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爲卿簡公猶幼故大夫當國
范宣子晉大夫祁欒桓子娶於范宣子生懷子桓子欒黶
懷子盈也范鞅以其亡也怨欒氏十四年欒黶強逐范鞅使奔秦故與欒

盈爲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卒欒祁與其老州賓
通欒祁桓子妻范宣子女盈之母也范氏堯後祁姓幾亡室矣言亂甚懷子患
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爲亂以范氏爲死
桓主而專政矣桓主欒黶曰吾父逐鞅也不怒而以寵報
之謂宣子不爲黶責怒鞅而反與鞅寵位又與吾同官而專之同爲公族大夫
而專其權勢吾父死而益富死吾父而專於國有死而已
吾蔑從之矣言宣子專政盈欲以死作難其謀如是懼害於主吾
不敢不言范鞅爲之徵證其有此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
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爲下卿下軍佐宣子使城著
而遂逐之著晉邑在外易逐魯襄公二十一年秋欒盈出奔

楚宣子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邴豫董叔邴師申
書羊舌虎叔羆（皆晋大夫欒盈之黨羊舌虎叔向弟）囚伯華叔向籍偃
（籍偃上軍司馬）

司城子罕相宋謂宋君曰夫國家之安危百姓之治
亂在君之行夫爵祿賞賜人之所好也君自行之殺
戮刑罰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君曰善寡人當其美
子受其惡寡人自知不爲諸侯笑矣國人知殺戮之
刑專在子罕也大臣親之百姓畏之君不至朞年子
罕遂去宋君而專其政

左師宋大夫魯襄公二十六年秋宋公殺其世子座
初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步馬習馬）問之對曰君夫人氏
也左師曰誰爲君夫人余胡弗知圉人歸以告夫人
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以玉爲錦馬之先）曰君之妾
棄使某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首受之
（左師令使者改命也傳言宋公闇左師諛太子所以無罪而死）

費無極楚大夫也魯昭公二十七年吳子欲因楚喪
而伐之（前年楚平王卒）楚左尹郤宛工尹壽帥師至于潛吳
師不能退及聞吳亂而還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以直
事君以和接頼）鄢將師爲右領（右領官名）與費無極比而惡之（惡欲
宛）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郤宛焉謂子常曰子

惡欲飲子酒（子惡郤宛）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
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爲惠
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酬報）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
出之吾擇焉（擇取以進子嘗）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
必觀之而從以酬之（日無極辭）及饗日帷諸門左（張帷陳甲兵其
中）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爲子不利甲在
門矣子必無往且此役也（此救潛之役）吾可以得志子惡
取賂焉而還又誤群帥使退其師曰乘亂不祥吳乘
我喪我乘其亂不亦可乎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
不往召鄢將師而告之（告子惡門有甲兵將害已）將師退遂令攻
郤氏且爇之（爇燒也）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爇令
曰令爇郤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管焉或取一秉秆
焉（編管苫也秉把秆藁也）國人投之遂弗爇也令尹炮之（炮燔郤宛）
盡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令終陽匄子）
與晉陳及其子弟（晉陳楚大夫皆郤氏黨）晉陳之族呼於國曰
鄢氏費氏自以爲王專禍楚國弱寡王室蒙王與令
尹以自利也（蒙欺也）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令尹病
之進胙者莫不謗令尹（進胙國中祭祀也謗詛也）沈尹戌言於子
常曰夫左尹與中廐尹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
讟至于今不已（左尹郤宛也中廐尹陽令終）戌也惑之仁者殺人

以掩謗猶弗爲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在十五年）出蔡侯朱（在二十年）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在二十年）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溫惠共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邇近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三不辜郤氏陽氏晉陳氏）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夫鄢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位（在位無愆過）吾新有君（光新立也）疆埸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之罪敢不良圖九月已未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於國謗言乃止

魏舒晉大夫也魯定公元年春王正月辛巳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魏子涖政（涖臨也代天子大夫爲政）衛彪傒（衛大夫）曰將建天子（立天子之居）而易位以令非義也大事奸義必有大咎晉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乎是行也魏獻子屬役於韓簡子及原壽過（簡子韓起孫不信也原壽過周大夫）而田於大陸焚焉（禹貢大陸在鉅鹿此藪絕遠疑此田在汲郡吳澤荒蕪之地丈田弁見燒也爾雅廣平曰陸）還卒於甯（甯今修武縣近吳澤）范獻子去其柏椁以其未復命而田也（范獻子代魏子爲政去其柏椁示貶）

之

陽虎魯季氏家臣也定公五年六月季平子行東野東野季氏邑還未至丙申卒于房陽虎將以璵璠斂璵璠美玉君所佩仲梁懷弗與懷亦季氏家臣曰改步改玉昭公之出季孫行君事佩璵璠祭宗廟今定公立復臣位改君步亦當去璵璠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爲君也子何怨焉不狃季氏臣費宰子洩代也爲君不欲使僭九月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公父文伯文伯季桓子從父昆弟也陽虎欲爲亂恐二子不從故囚之而逐仲梁懷冬十月丁亥殺公何藐藐季氏族巳丑盟桓子于稷門之內魯南城門庚寅大詛逐公父歜及秦遄皆奔齊歜即文伯也秦遄平子姑壻也傳言季氏之亂七年秋齊國夏伐我齊叛晉故陽虎御季桓子公斂處父御孟懿子處父孟氏臣成宰公斂陽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墮毀其君以誘敵而設伏兵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而女也苫夷曰虎陷二子於難苫夷季氏家臣二子季孟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懼乃還不敗傳言陪臣强能自相以制季孟不敢有心

田釐子乞事齊景公爲大夫其收賦稅於民以小斗受之其粟予民以大斗行陰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繇此田氏得齊衆心宗族益强民思田氏晏子數諫景公景公弗聽巳而使於晉與叔向私語曰齊國之政其卒歸於田氏矣晏嬰卒後范仲行氏反晉晉攻之

急范仲行請粟於齊田乞欲爲亂樹黨於諸侯乃說景公曰范仲行數有德於齊齊不可不救齊使田乞救之而輸之粟景公太子死後有寵姬曰芮生子荼（一作粥子）景公病命其相國惠子與高昭子以子荼爲太子景公卒兩相高國立荼是爲晏孺子而田乞不說欲立景公陀子陽生陽生素與乞歡晏孺子之立也陽生奔魯田乞僞事高昭子國惠子者每朝代參乘言曰始諸大夫不欲立孺子旣立君相之大夫皆自危欲作亂又紿大夫曰高昭子可畏也及未發先之諸大夫從之田乞鮑牧與大夫以兵入公室攻高昭子昭子聞之與國惠子救公公師敗田乞之衆追國惠子惠子奔莒遂返殺高昭子晏孺子奔魯田乞使人之魯迎陽生陽生至齊匿田乞家田乞請大夫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幸而來會飲會飲田氏田乞盛陽生橐中置座中央發橐出陽生曰此乃齊君矣大夫皆伏謁將盟立之鮑牧醉田乞誣曰吾與鮑牧謀共立陽生也鮑牧怒曰大夫忘景公之厲命乎諸大夫欲悔陽生乃頓首曰可則立之不可則已鮑牧恐禍及已乃復曰皆景公之子何爲不可遂立陽生於田乞之家是爲悼公乃使人遷晏孺子於駘而殺孺

子荼悼公既立田乞爲相專齊政

孟孺子洩魯孟懿子之子也哀公十四年將圉馬於成（洩孟懿子之子孟武伯圉畜養也成孟氏邑）成宰公孫宿不受曰孟孫爲成之病不圉馬焉（病謂民貧困）孺子怒襲成從者不得入乃反成有司使孺子鞭之（恨恚故鞭成有司之使人）秋八月辛丑孟懿子卒成人奔喪弗內袒免哭于衢聽共弗許（諸聽命共使）懼不歸（不敢歸成）十五年正月成叛

季孫雉魯大夫哀公二十四年閏月公如越得太子適郢（適郢越王句踐之太子）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公孫有山使告于季孫季孫懼使因大宰嚭而納賂焉乃止（嚭吳臣故也季孫恐公因而討己故懼）

大尹宋近官有寵者魯哀公二十六年宋景公無子取公孫周之子得與啓畜諸公室（周元公孫子高也得昭公也啓得弟畜養也）未有立焉於是皇緩爲右師皇非我爲大司馬皇懷爲司徒（皇懷非我從昆弟）靈不緩爲左師（不緩子零圉龜之後）樂茷爲司城（茷樂溷之子）樂朱鉏爲大司寇（朱鉏樂輓之子）六卿三族降聽政（三族皇靈樂降和同也）因大尹以達（六卿因之以自通達於君）大尹常不告而以其欲稱君命以令（不告君也）國人惡之司城欲去大尹左師曰縱之使盈其罪也（盈滿）重而無基能無敝乎（言勢重而無德以爲基必敗也）冬十月公游于空澤（空澤宋邑）

辛巳卒于連中 連中官名 大尹興空澤之士千甲 甲士千人 奉
公自空桐入如沃宮 奉公尹也梁國虞縣東南有地名空桐沃宮宋都內官名 使
召六子曰聞下有師君請六子畫 畫計策 六子至以甲
刼之曰君有疾病請二三子盟乃盟于少寢之庭曰
無爲公室不利大尹立啓奉喪殯于大宮三日而後
國人知之司城茷使宣言于國曰大尹惑蠱其君而
專其利今君無疾而死死又匿之是無他矣大尹之
罪也 言大尹所狱 得夢啓北首而寢於盧門之外 盧門宋東門北
首死象在門外失國也 已爲烏而集于其上咮加于南門尾加
於桐門曰余夢美必立 桐門北門 大尹謀曰我不在盟 少寢

盟 但以君命盟六卿大尹不盟 無乃逐我復盟之乎使祝襄爲載書
六子在唐孟 地名 將盟之祝襄以載書告皇非我 襄祝名
皇非我因子潞 子潞樂茷 門尹得 得樂 左師謀曰民與我逐
之乎皆歸授甲使徇于國曰大尹惑蠱其君以陵虐
公室與我者救君者也衆曰與之大尹徇曰戴氏皇
氏將不利公室 戴氏卽樂氏 與我者無憂不富衆曰無別
惡其號令與君無別 戴氏皇氏欲伐公 公謂啓 樂得曰不可彼以
陵公有罪我伐公則甚焉使國人施于大尹 施罪于大尹
大尹奉啓以奔楚乃立得司城爲上卿盟曰三族共
政無相害也

田常齊卿殺簡公乃立簡公弟驁是爲平公平公即位田常相之專齊之政割齊安平以東爲田氏封邑平公之時齊自是稱田氏田常既殺簡公懼諸侯共誅己乃盡歸魯衛侵地西約晉韓魏趙氏南通吳越之使修功行賞親于百姓以故齊復定

趙簡子晉卿也晉定公十八年簡子圍范中行氏于朝歌中行文子奔邯鄲二十一年簡子拔邯鄲中行文子奔柏人簡子又圍柏人中行文子范昭子遂奔齊趙竟有邯鄲柏人范中行餘邑入于晉趙名晉卿實專晉權奉邑侔於諸侯

晉頃公之十二年六卿以法誅公族祁氏羊舌氏分其邑爲十縣六卿各令其族爲之大夫晉公室由此益弱

魏冉秦宣太后異父弟封穰侯同父弟曰羋戎爲華陽君而招王同弟母曰高陵君涇陽君而魏冉最賢自惠王武王時任職用事武王卒諸弟爭立唯魏冉力爲能立昭王昭王即位以冉爲將軍衛咸陽誅季君之亂而逐武王后出之魏昭王諸兄弟不善者皆滅之威振秦國昭王少宣太后自治任魏冉爲政

昌平坂學問所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